

## 一檐承岁月 一戏忆乡愁

### ——永善莲峰戏楼的文脉传奇

通讯员 刘仁善

在滇东北的群山之间,青山环抱,云雾缭绕之处,一座古朴庄重的建筑静静矗立。它历经200多年风雨,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兴衰变迁,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记忆——这就是永善县莲峰镇的莲峰戏楼,也被当地人称作“城隍庙戏楼”。

**百年沧桑:一座戏楼见证县域变迁**  
莲峰戏楼的兴建,与永善县治的历史变迁紧密相连。清雍正八年(1730年),永善县治从米贴迁至莲峰,此后的221年里,莲峰一直是全县政治、经济与文化的中心,直至1951年县城迁至溪洛渡。可以说,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永善历史,大多镌刻在莲峰的街巷与建筑之中。

清道光二年(1822年),地方官绅修缮城隍庙,并增建戏楼。在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,戏楼不仅是祭祀庆典、节庆娱乐的场所,还是官民同乐、各民族相聚的公共空间,承载着一方百姓的精神寄托与烟火气息。

**建筑瑰宝:清代木构技艺的活标本**  
从建筑艺术层面来看,莲峰戏楼是清代中原官式建筑与川滇民间建筑融合的典范。戏楼为两层穿斗式木结构,通面阔22米共7间,进深9米共5间,整体形制规整,气势恢宏。屋顶采用歇山顶形制,覆以小青瓦,飞檐翘角舒展灵动。整座建筑由40余根巨柱支撑,梁柱之间以榫卯咬合,不用一钉一铆却坚实稳固,充分展现了古代匠人的建造智慧。

戏楼的精妙之处,在于戏台上方的八边形藻井与各色木雕装饰。藻井由5层木板层层叠收、向内聚拢,结构精巧,兼具声学与美学价值;梁枋、雀替、柱础等构件上,雕刻着花鸟瑞兽、吉祥纹样与

历史故事,刀法细腻,气韵生动,是滇东北民间木雕艺术的珍贵遗存。

**文化殿堂:多民族交融的历史印记**  
莲峰戏楼的文化意义,远不止于建筑本身。它是永善历史的活化石,见证了改土归流、滇铜京运、商贸往来、教育兴起等重要历史进程。与此同时,它也是滇东北戏曲与民间艺术的传播中心——地方狮子舞、端公戏、滇剧、川剧、花灯、民间小调在这里轮番上演,每逢春节、元宵节、城隍寿诞等重要节日,戏楼前人声鼎沸、锣鼓喧天。

更为重要的是,莲峰戏楼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。莲峰地处汉、彝、苗、回多民族聚居地带,戏楼以开放包容的姿态,成为各族群众文化交流互鉴的平台。不同民族的艺术、习俗在此交汇融合,彰显了和而不同、多元共生的地域文化特色。

**修旧如旧:百年古楼重焕生机**  
2020年,当地秉持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对戏楼进行全面修复,最大限度保留历史原貌。如今,修缮一新的莲峰戏楼与五莲峰、古香杉等自然和人文资源串联成线,成为莲峰重要的文化节点。戏楼旁的几株古香杉苍劲挺拔,与古楼相映成趣,共同构成了莲峰最具辨识度的历史景观,也成为无数莲峰人心中难以抹去的乡愁印记。

一檐藏岁月,一戏见乡愁。莲峰戏楼以木为骨,以文脉为魂,是建筑艺术的瑰宝,是民间文化的殿堂,是民族交融的见证,更是金沙江畔的文化坐标。在新时代的阳光下,这座百年古楼静静矗立,守护着老城记忆,传承着地域文脉。

## 六孔之谜,一座城的乡愁

记者 杜恩亮

在昭通城的利济河上,横跨着一座清代末年建成的大石桥。桥身由青砖砌筑,共有6个桥孔,却偏偏叫“五孔桥”——这个名字,困惑了一代又一代昭通人。

但若你愿意停下脚步,以一座桥的视角去打量这座城,你会发现:五孔桥从来不只是一座桥。它承载着昭通人用脚步丈量过的岁月,是用乡愁浇筑的一座精神地标。

**六孔何以称为“五孔”?**  
**一个名字里的城市密码**  
这座桥由名医王亮基于清末出资修建,是方便两岸居民来往的重要通道。相传建造时,工人们对于青砖质量要求极高,烧制用土须选用高黏度泥土,采用“文火”与“明火”交替的特殊烧制工艺。这样烧出来的青砖质地紧密、经久耐用。

然而,明明有6个桥孔,为何要叫“五孔桥”?对此,众说纷纭。有人说五孔桥实际上是六孔形制;有人推测或许是在某个时期对桥墩进行过加固、局部修缮,导致桥孔数量发生了变化;也有人认为是岁月变迁所致。这个谜题,成了当地居民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还有一种说法更具说服力: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利济河上先后修建了5座桥,大石桥(第一孔桥)为第一座,其余依次为小石桥(第二孔桥)、三孔桥(第三孔桥)、官坝桥(第四孔桥)、五孔桥(第五孔桥)。五孔桥位列第五,因此得名。

这些说法看似矛盾,实则恰好揭示了一座桥在一座城市中的双重身份——它既是客观的建筑实体,也是城市的文化记忆。五孔桥的数量或许存在偏差,但名字一旦被叫开了,就不再属于桥的设计,而属于每一个从桥上走过的人。

这也正是昭通这座城市的性格:不执着于精确,反而更珍视人文情怀。6个桥孔还是5个桥孔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,当你说出“五孔桥”这三个字时,每一个昭通人心里指向的,都是一个归宿。

**一块石碑**  
**城市从旧梦中醒来的证据**  
五孔桥中间桥孔的上方,嵌有一块刻着“昭通县人民委员会建”字样的石碑。这块石碑不仅是建筑标识,还是20世纪50年代昭通城市建设历史的实物见证,是研究昭通发展历程的重要依据。

一块石头,安静地嵌在桥身上,默默无言,却把宏大的历史沉淀为可触可感的城市温度。

遍布街巷,共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昭通风貌。五孔桥,正是这幅风貌画卷上最质朴也最动人的一笔。它不如会馆华丽,不如骑楼时尚,却最真实厚重——因为它脚下流淌的是利济河的水,肩上承载着的是几代人的脚步。

**利济河上的彩虹**  
**一座桥的情感地理**  
在老一辈昭通人的记忆里,五孔桥像一道彩虹横卧在利济河上,与河边的杨柳相映成趣,充满古色古香的韵味。它既是文人水墨山水画里的点睛之笔,也是这座城市精神图腾中厚重的一抹底色。

但比起文人的笔墨,更珍贵的是普通人的记忆。  
五孔桥头,车来人往,热闹非凡。进城必经此路,出城总要回望此桥。对昭通人而言,桥的那头是远方,桥的这头是家乡。小时候以为自己数错了桥孔,长大后觉得“五孔桥”叫起来更顺口,而现在才明白——那不只是一座桥,更是故乡的坐标,是无论走多远,回头都能望见的方向。

从马车、牛车穿行而过,到人潮川流不息,五孔桥始终是昭通城区连接南北、贯通城乡的主要交通通道。它见证了昭通从一座山城发展为现代化城市的全过程,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记忆与情怀,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。

五孔桥的价值,不在于它有几个桥孔,而在于它承载了多少人的来路与归途——有人从农村走进城市,有人从过去走到现在,有人从异乡走回故乡。

**桥是路的尽头**  
**也是路的起点**  
五孔桥的排序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昭通城市发展史。第一座桥,源于群众出行的需要;第二座、第三座,是城市功能的延伸;到了第五座,城市已经有了自己的“骨架”。五孔桥不是昭通城的最后一座桥,但它是最有人情味的一座桥。因为它恰好出现在城市从旧到新的转折点上,一头连着清代的青砖,一头伸向现代的繁华。

所以你看,昭通人为什么对“五孔桥”这个名字如此执着?不是因为他们不会数数,而是因为这个名字里,装着他们对这座城市全部的理解:  
一座城可以改变面貌,但根植于心的名字不会被遗忘。名字在,根就在;根在,人就总有归处。

如今的昭通,高楼林立,大道纵横。利济河上或许早已不止5座桥,但在老一辈昭通人心里,唯有一座桥难以忘怀——那座由青砖砌成、与杨柳相伴的桥,那座小时候纠结桥孔数量、长大后才读懂其中乡愁的桥。

它横卧在利济河上,替一座城市记住了来路与归途。

这便是昭通的五孔桥。6个桥孔也好,5个桥孔也罢,它永远是故乡的方向。



若要读懂盐津,须先识得它从峡谷深处升起的雾。

那雾从关河水面升起,每日黎明悄悄起身,沿着山壁往上爬,缠挂悬在半山腰的房子,又把整座县城轻轻托起。待日光从乌蒙山垭口斜射进来,雾气便会染上一层淡金,像一匹铺开的锦绸。彼时看峡谷里的盐津——明黄、翠绿、绯红的屋墙在雾中明明灭灭,仿佛不是长在石壁上,而是从云里生出来的。

### 逼仄中的浓烈

盐津没有平原。乌蒙山在这里收紧了腰身,关河从峡谷底部挤过去,两岸的山几乎贴着水面矗立。县城就在河与山之间那道狭窄的褶皱里,最宽处不过几百米,狭窄地段只容得下一条街。于是,房子只好往高处“爬”,一挨挨着一栋,像一群拥挤的鸟巢。走在街上,抬头看不见完整的天空,只有对面阳台上垂落的三角梅和晾晒的衣物,在头顶轻轻摇晃。

就是在这样的逼仄里,盐津人偏偏把日子涂成了最浓烈的颜色。橙色的墙面、蓝色的窗框、紫色的雨棚、绯红的屋顶……他们似乎用尽了调色盘上所有的颜料,仿佛色彩越饱满,空间就越大一些。峡谷把天空收走了,他们就自己造一个天空。

有人把这里叫作“多巴胺县城”。我却觉得,这不是网红滤镜下的时髦标签,而是世代被大山挤压的人们,对天地沉默的反抗——你给我石壁,我还你一座花园;你让我低头,我偏要抬头把颜色洒满峡谷。

### 石上的千年回响

2000多年前,这条峡谷就已经不是荒野了。先秦开樊道,秦开五尺道,汉武开南夷道,隋唐开石门道——历代王朝的筑路工程,像一层层地质沉积,叠压在这道裂缝中。中原文化、巴蜀文化、荆楚文化、古滇文化、夜郎文化与彝人文化,沿着这些古道涌进来,在峡谷里碰撞、交融、生长,最终孕育出一种叫“朱提文化”的多元文化形态。

唐德宗贞元十年,袁滋持节出使南诏,在豆沙关崖壁上留下了一方摩崖石刻。历经1200多年的风雨侵蚀,石刻文字依然清晰可辨。那不是战功纪略,而是一纸和平的盟书——一个中原使臣,在峡谷深处写下关于民族和睦相处的承诺。

走在豆沙关古道上,石阶被人踩出了深深的凹痕,雨天能积起一洼水。那些凹痕是千年岁月里,无数匹驮着盐、茶、丝绸、铜矿的马,以及无数双穿着草鞋、布鞋、皮鞋的脚,在同一块石头上反复踩踏出来的。每一寸凹痕里,都装着赶马人的一生、戍卒的背影、使臣的使命。

### 浓烈地活着

峡谷里的人,活得很用力。因为

## 盐津·峡谷里的千年回响

通讯员 黄成元

天地太窄了,所以声音必须大一点。盐津的山歌,能翻过3座山头还不散,调子高亢辽阔,像从峡谷底部扶摇直上,撞上对面的崖壁后又反弹回来。那种声音里没有江南的婉约,只有大山大河赋予的野性与苍凉。

因为石头太硬了,所以颜色就要艳一点。盐津的傩戏面具,涂着最饱和的红与黑;苗族的百褶裙,绣着最繁复的蓝与绿;就连街边卖的“石门三把”,也要裹上一层金黄的豆面,在炭火上烤得滋滋作响……他们用浓烈对抗贫瘠,用热闹消解孤独。

到了节日,这种浓烈就变成了了一场集体的狂欢。滩头乡的花山节上,篝火点燃的时候,整个寨子的人都围过来跳舞。苗族姑娘的银饰叮叮当地响,米酒一碗接着一碗地传,没人问你从哪里来,只要你举杯,他们就把你当成兄弟姐妹。

我曾问当地一位老人:“你们为什么活得这样热闹?”他想了想说:“我们这条峡谷,以前是路,虽然来来往往的人多,但留下来的很少。所以我们特别珍惜留下来的人,也特别珍惜那些热闹的时刻。”

盐津自古就是通道,而不是终点。2000多年来,无数人从这里经过,却很少有人真正留下。那些赶马的、经商的、出征的、贬谪的,都只是峡谷里的过客。留下来的,是那些走不动了的、不想走了的,或者迷了路

的——他们在这里扎根,把异乡变成了故乡。

### 路,不再只是路

现在的盐津,不只是一条路。关河峡谷间,G247国道盘旋在山腰,内昆铁路钻进隧道后又从另一头钻出来,即将开通的渝昆高铁凌空架在河面上,像一条灰色的飘带。从五尺古道到高速铁路,2000多年的跨度,被压缩在一个峡谷里,仿佛抬眼就能望穿。

但盐津不想再做纯粹的“通道”了。豆沙古镇的石板路被修葺一新,老宅子被改造成了客栈和茶馆,游客可以坐在关河边喝茶,看对岸崖壁上的樊人悬棺,想象那个神秘的民族,是如何把棺木送上百米高的绝壁;也可以沿着五尺道走上半个小时,在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前停下脚步,用手指轻轻触摸那些1200多年前刻下的文字。

在牛寨,在普洱,在盐津的每一个褶皱里,人们正尝试着让过客变成住客,让通道变成家园。

### 峡谷里的回响

黄昏时分,坐在豆沙关的关口,看夕阳把整条峡谷染成赤金色。五尺道上的石阶还保持着当年的坡度,只是再也听不到马帮的铃铛声。高速公路上车流如织,偶尔有火车从隧道里钻出来,又拖着长长的影子钻进下一个隧道。白水江上,渝昆高铁的桥墩已经立起来了。

峡谷的风吹过来,带着河水的凉意和泥土的气息。当地人常说“刚毅包容”,盐津人就像这条峡谷本身,被挤压了千年,却从未低头屈服;被过客穿行了千年,却从未失去自己的颜色。

夜幕降临,县城的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。那些橙的、黄的、红的房子,在夜色里变成了星星点点的光,从山脚一直亮到山顶,像一条倒挂的天河,又像大地遥寄苍穹的密语。

那一刻你会明白,盐津不是一个地方,而是一种活法。在命运的夹缝里,在时间的峡谷里,在一切困境与困顿之中,盐津人偏要把日子过得浓墨重彩,把山歌唱得震天响,把房子刷成最热烈的颜色。在这里,2000多年的风起云涌、人来人往,被一道峡谷收拢、沉淀、发酵,最终酿成一坛烈酒——它呛人,却也醉人。

当你站在峡谷底部抬头仰望,看见五尺道上的马蹄印、高速公路上的车灯以及即将呼啸而过的高铁列车,在同一道裂缝里层层叠叠地铺展开来,你会听见盐津人在山水之间行走的回响。那回响从先秦传来,穿过汉唐的风雨、宋元的烽烟、明清的马蹄,一直传到你耳边。它还会继续传下去,传向更远的地方。而这峡谷里的色彩,也将随着那回响,一遍又一遍地在乌蒙山的晨雾中重新亮起来。



图①五道并行,一眼千年。  
图②豆沙关五尺道。  
图③秀美盐津。

